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方洲集卷二十八

明　張寧　撰

讀史録

漢

漢王

元年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項籍詐阬秦降卒二

十萬

初沛公不忍送徒解縱欲與俱逝及沛令閉城不過為陳利害而已項羽始事遽殺其守殷通所過殘滅無類何其心之仁暴不同也沛公入咸陽無復私慮輒留宫不去項羽西入關疑秦卒為變因詐坑之何其量之大小不同也自古寛猛異功疑信異効劉項成敗之端亦可見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范增說籍急擊沛公

勿失

范增不知項羽之不足以一天下軍行之間恣其暴虐不聞一言規正切切然徒以殺沛公為事此猶故秦六國之士各私其主而無公天下之識豈王者之佐哉視張良遠矣然鴻門之機既阻於項伯及高俎之事又止於伯言使羽移聽伯之心以聽增漢亦殆矣論者以羽為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得張良恐未必能用之也

二年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

初漢之破秦入咸陽見其婦女寶貨欲留居之樊噲張良極諫而止卒以成功至是乃收楚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肆意逸樂規諫不聞五國之兵得微有解體者遂以致敗古云不德罔大豈良平諸公果不在行與

四年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解而東歸張良陳平勸漢王擊之先儒謂張良亦以此說漢不義甚矣余謂良之此舉所以報韓成之讐也其始終為韓之心至是且益白初秦之滅韓與良無預良以世臣之故猶必報之及羽之殺成實因良也因良而殺則良之讐羽而欲報者當有甚急於心者此垓下之戰博浪之謀君子不能無議然臣子於君父之讐固有不暇計其可否者矣

漢太祖高皇帝

五年

張良謝病辟穀

二世時張良説項梁立韓公子成為王其後漢王欲復立六國後良不可而止蓋良之初心本為韓出及其危謀不成然後究轉規就雖知項氏不足以終事猶姑勸之立成庶幾有所資籍而屐其報讐復國之誠耳方其道遇沛公自謂天授固已知高帝為真主

矣然韓氏幸存義當無外是以歸韓之際無復餘語勸漢特發備盜示羽之機以待天意之自定及羽殺成象賢無繼審韓祚之不可復存由是舍小圖大毅然因天命人心所在以輔成天下之共主此所以不欲復立六國而資項盜敵也及秦項既滅已志竟申顧天下已定君臣之際良已早見其機若俛首就封則其心事幾不自白茍偃蹇去位則又無以絕高帝之疑於是乎謝病杜門遯詞下氣而以知足之言自

託於方外其生平去就進退和裕從容履險保成綽有餘地非人所能測識一時同事何得其能信得其勇平得其計陵勃之徒各得其一偏皆不能出其範圍之外雖高帝知人善任亦能得其籌策之用而已先儒謂非高祖能用子房子房能用高祖有以哉

六年

封雍齒為什邡侯

高帝封雍齒斬丁公赦季布匿侯公各因其甚而顯

者以勵天下其餘恩怨之報用舍之間亦未能皆如
此類
尊太公為太上皇
高祖即位即更后為皇后子為皇太子追尊先媪曰
昭靈夫人太公猶仍舊號至是始因擁帚卻行之事
而始尊之豈自古無此制而不之省邪抑緩急失序
而不以為意邪綱目書此於蕭何入朝不趨之後將
無有意於其間也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三代典禮至秦悖亂已甚高帝伐暴反正一切所宜復古至於禮樂大端乃曰度吾可行叔孫通又自以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曰頗曰雜曰可行君臣之心皆以苟簡草率為務遂使先王典禮淪沒至今不可復振信哉積德百年而後可以興禮樂毋怪乎魯兩生之不行也

七年

帝至長安始定徙都蕭何治未央宫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洶洶數歲成敗未可知云云

初高祖之漢何嘗勸以養民致賢何其知本也今乃欲乘急侈土木之功欲以重威示後何其不知務也夫開國承家嘗以節儉自持猶或流於蕩侈嘗以根本自固猶或積致陵夷豈有宫室壯麗而可以重威示後殆失之口給矣然當是時强敵盡除天下已定而帝猶以成敗為慮推是心也使得伊傅之臣將順

輔翼則帝之創業垂統當不止於漢而已也

八年

趙王敖廢趙相貫高初因高祖嫚罵趙王欲殺之王戒高不聽高乃自爲計壁人於柏人厠中高祖心動而去後高怨家上變告高至死白王不知狀廢王爲宣平侯

上賢高欲赦之

按高帝巧於取項羽而拙於制韓信急於喪義帝而緩於求太公直於斬丁公而曲於赦貫高蓋其心之

所操者少異則發乎情見乎事者自不能無得失之差也

十年

上猶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强邀張良畫計

覶强之詞則良於封留後宜其無事可見

十一年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此呂氏擅政之端也

詔郡國求遺賢云云　年老癃病勿遣

初帝之王漢蕭何嘗敘以致賢至是又下詔求賢然不聞有名世特出之士就駕者豈戰國歷秦沮喪殆盡而人才未出乎抑帝嫚駡溺冠之事素聞而於致求之實有未至乎夫賢者道之所在也而曰年老勿遣向非留侯之計則四皓胡為乎來哉然觀其所由來則知四皓特秦時介潔好禮之逸民耳亦未必為有道之賢也

十二年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自焚書坑儒之後天下兵爭詭道日起無一人能以孔子之道為高帝言者及項羽既滅楚地悉定而魯獨守禮不下漢業已成綿蕞多士而魯兩生獨不肯行則帝之知尊孔子固有繇矣史稱高帝初不修文學而性明達信然是舉也不獨崇兩漢之基實啓萬世帝王隆儒之本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何為民請上林空地帝怒其請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及聞王衛尉之言始赦出何徒跣入謝帝云云曰吾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論者謂漢治雜霸予因小逆大始信其然夫王與霸其事多同而心則異誠與偽之分耳自三老董公勸帝以義帝為名而滅項羽固已啓其用偽之基本及良平諸臣又復以戰國之餘習佐之以軍旅之詭計

帝既用之成功不自省悟乃欲一切施之於君臣父子之間如僞遊易儲之類是也然心雖不懿事有致然及相國之事則顯以譎詐之詞自文其過是真不足以令人矣豈帝之末年志意將衰而聲氣之發不覺至此耶是後文帝之退季布武帝之出汲黯其言亦略相似此漢之所以雜霸也

惠帝

元年

太后殺趙王如意初高帝切念趙王為置貴强相以周昌任之至是太后殺王昌時亦赴召

貫高高帝之所怨其罪當死周昌吕后之所德罪不至死然高乃能全敖於高帝而昌不能全如意於吕后昌可謂負高帝矣為昌處者力能則諫力不能則死庶幾可也

二年

以曹叅為相國叅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曰

夜飲醇酒府中無事賓客欲有言輒飲以酒莫得聞說
帝讓參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
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自曹參以此言對上人遂信以為治尚清淨傳為美
談是所謂見影而忘其形者也方參入相之時夷狄
未附都邑未城宜陽雨血桃李冬華原廟失制列侯
皆未就國無一非宰相所當調濟者豈可視為全盛
專尚清淨而强欲無事哉昔周公以聖人而相至治

猶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善焉有醉言者以酒使之不得發語君相有過果何自而得聞乎且法令者為治之末德教者為治之本專其末此秦之所以亡先其本此三代之所以治當時經典未出學校未興治體未具所當汲汲焉者參乃謂法令既明而欲垂拱守職則秦之為政可以躋無為乎曾謂治天下之道固不必法三代乎何參見之不遠也如此予意是時高帝既崩吕后干政平勃陵噲參錯尚存而自知其

才之不如蕭何又知惠帝之不能復制吕氏使其所施盡當則平噲之徒或將因動而各售其能何可復禁使其所施未當則彼皆深識熟慮之人豈得任其指揮都不省畀不若優游鎮静謹守常法飲醇求醉以待天下之自定得則成名失亦無禍此參之平生心術得於無擾獄市之言自詭而偶合焉使天少假其年則太后臨朝諸吕擅政危疑擾亂紛錯糾結不可勝治參猶得樂酒不事而以清淨自解乎然則參之

所以不及於弊者皆過焉耳君子其可以成敗許人而不察其是非之實哉

四年

原廟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叔孫通以為行高帝衣冠月出游之云夫為之宗廟所以安祖宗之神設其裳衣所以致如在之敬漢衣冠月出遊高廟固已褻瀆非禮叔孫通因複道遂言人主無過舉乃勸作原廟益廣月遊以

文之書曰毋恥過作非又曰典祀毋豐於昵通可謂

兼失之矣然則綿蕞之禮豈能盡合於中正哉此曾

生之所以譏其面諛也

七年

太后臨朝稱制

高帝先幾見遠妙達事變非人所能測識觀其語戚

夫人不曰太子真乃主而曰吕氏真乃主又為趙王

置貴强相以輔之則其知吕后之必將專制不待詔

斬樊噲而後決然既知之卒不果未發治絶者蓋以后無絶理事或未然也故疾革時語后曰安劉者必勃此後非乃所知是又灼知呂氏之變終不至於失天下也故惟茂建支系廷植列侯以制其變而安之帝之慮後何其明且遠如此抑考史記吳王濞受封帝謂之曰汝有反相漢五十年後東南有亂豈汝耶然同姓一家慎不可反夫既知有亂而又以有反相者王之且復付之言論之末不甚經意及其應也卒

以無事非因天授神啓洞達幽明之秘者其能爾耶
後世知帝之封濞則知帝之所以處呂后矣然后非
濞比此帝所以雖知而終不顯言也

高皇后

二年

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

高帝明於慮後而不知削産祿呂后巧於植黨而不
能去劉章人之知識固有偏駁然氣數之來亦恐非

智力所能辨也

八年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氏所名孝惠子弘等

按惠帝崩時年二十有三因人彘事日縱淫樂非不能近婦人者史記云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既壯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

后安能殺吾母我壯即為變然則少帝實為孝惠所
御美人之子無疑張后特不當殺其所生母而詐為
己所出其事蓋後世所常有決非他人子也若取他
人子入宫何以稱為美人少帝既解事又安敢昌言
以讐后其後太后欲王諸吕先立孝惠後宫子某為
某王亦言後宫未嘗言取異姓也及少帝幽廢又云
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亦未嘗言立所
名他人子也太后崩後齊王發兵誅諸吕遺諸侯書

曰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令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蓋指呂台等耳亦未嘗正言帝非劉姓不當主天下也及平諸呂罷兵迺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已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及考西漢書亦云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而五行傳遂附會為

呂氏子且高后欲王諸呂不過違高帝之約王陵樊
噲猶力爭以為不可諸將相戚屬皆有後言史不絶
書若立他姓是無宗社矣況后廢置時固嘗有詔諸
大臣顧反無一言以爭又無私議少見於史至於齊
王舉兵西鄉直指京師蓋已無所顧忌正當首揭此
舉昭告神人與天下共正大義曾無一語及之何也
使諸大臣初知而不敢言則后崩兵起之時可得言
矣使其不知則今日之謀曷從而得之耶自是承訛

襲舛而燕王旦亦藉此說以擬孝昭使其事遂成則
真偽亦無辯矣觀遷固之書所謂相與陰謀所謂即
長用事吾屬無類所謂不如所謂後共徼詞奥意若
將不能已而尚可已焉者不過各為身計而已遷固
為本朝人臣禮宜諱而不顯後世論史者因見綱目
書他人子與太子即位之下又書少帝及諸王皆非
真子於誅吕后所名孝惠子弘之下遂併廢帝俱斥
為異姓是蓋眩於他人二字而不詳考美人之故混

於非真之謬而不歴究後宮之𢑁一於分注備事之文而不原夫提綱顯微之要旨愚以其事變甚大竊獨有感姑考論之

文帝

元年

立竇氏為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灌嬰周勃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周勃等為竇廣德兄弟置賢賔傅而化為退讓君子文帝不為淮南王置賢傅相而終於凶逆罪人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此鄭莊之所以失叔段也然事雖同而心則殊矣

詔定賑窮養老之令

秦至楚漢之初人皆奔走力奪迫於時為絶無義舉惟高祖詔求遜賢與此詔始有太平氣象自是以後可法者多矣

南粤王佗稱臣奉貢

為家易至於失義為國易至於少恩是以古者施恩必先乎疏遠行罰必先自貴近所以防其偏而反之也文帝能以恭遜之言化南粤不能以友愛之意化淮南豈非一於寛仁而無節制之道是以疏遠者感而親近者益狎也歟

二年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賈誼書勸帝務農積粟帝乃賜民田租之半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帝得此意矣
三年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
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漢高雖剖符分封然皆留之京師者防天下有變也
文帝詔遣列侯之國又詔周勃為率者監代邸之事
也

四年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文帝召用季布將用賈誼而皆沮於人言比高帝之用陳平不同雖曰致功守業時異事殊大率亦由高祖剛明故聽言而果於斷文帝仁柔故聽言而緩於斷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

自戰國至秦士皆馳騖於功利以得為能以失為患

至漢猶存故韓信屢奪而不能自全蕭何下獄而不知自退周勃屢免屢任被詔督責而不就國以至於斯廉恥道喪學校未興之故也竊嘗論高祖之於功臣其初凡以策力詘致者多異於始意義感會者多保其終雖曰韓彭布綰之流誅夷無類其實亦皆有致罪之迹至今猶以為寡恩薄德其後孝文乃以疑毀獄周勃非太后提絮發言勃必不免孝景七國之變周亞夫實居元功竟以私忌致殺二公皆先朝遺

命功臣猶且如此況其下者乎宜博陵侯之所以絶祀於孝宣也由是論之則孝文之於功臣不如高帝而景帝又不如文帝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創業垂統之君誠不可不慎也

三年

以張釋之為廷尉初釋之為謁者言事上曰云云

高帝令叔孫通曰度吾可行通遂雜就秦禮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令今可行釋之遂舉秦漢得失上以

是求下以是應比之拜昌言之君臣不侔矣漢治能復大進哉

六年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上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夫謀反無君人皆得而誅之此春秋之法也淮南反罪已具其行時帝未嘗有制令諸縣發封餽侍即使有之而長憤恚不就食亦末如之何也及其既死帝

欲泄袁揜過聽袁盎之言論諸縣棄市是亂法者得憐而守者得殺孰謂漢文之世而有此失哉是時張釋之方為廷尉初因犯蹕事告帝曰方是時帝使使殺之則已釋之固已失言是舉也豈帝因其救急之詞而遂信為自用之法故不下廷尉乎不下廷尉而失其平與下廷尉而不為之平皆無用乎廷尉矣安得謂天下無寃民耶

十二年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因晁錯之言也

帝自即位以來躬節儉省刑罰却貢獻除關傳親耕籍田賜民半租又與匈奴和親以綏和兆庶務本重農是亦足以致殷富矣錯於此時不能勸帝興禮樂之化以補所未及而徒切切於事為之末至欲襲秦衰弊政以賞罰為豐財之術夫爵所以命有德刑所以罰有罪二者天所以付人君馭世之大柄也操失其平猶且不可况以私意用之於非道哉且錯之為

是說蓋惡商賈之趨末富者之兼併而惜衆人之流亡也若使有粟者輒得拜爵免罪則富者有賞而無罰貧者有罰而無賞利歸於官弊積於民趨末兼併者愈厲而一耕十食者益困果能使彼皆操田器而此皆有積粟哉自錯說一行於文帝之世後世效尤籍迹賣官鬻爵天之威福予奪爲時君私巳之資而民之櫛風沐雨者終不能被其澤皆起於枉死市晁錯之言也

十三年

除秘呪十四年增諸祀壇場珪幣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又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觀二詔之言可謂敬鬼神而遠之粹然一出於正及郊雍之後惑於新垣平遂有禱祀之作蓋帝天資雖美素無學問之功是以不能精一而守其常德也

後三年

以申屠嘉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受幸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出召責通欲斬之上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人君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與處氣體易移尤所當擇是以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丁寧告飭而以便辟側媚為戒漢文帝恭仁之主也太中太夫名顯之官也以恭仁之主而以名顯之官加之櫂船之小吏又如其家游戲以褻天子之威賜令得自鼓鑄以亂天下

之制至於朝廷之上亦復縱其怠慢無禮以干政典之誅反為之辱使建節曲貸其罪而以弄臣自視古云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焉有以官爵與非其人而又玩弄狎侮之此後世中主所不為而謂盛德者為之耶自是以後孝武則有韓嫣孝成則有張放淳于長孝哀則有董賢皆佞倖貴寵瀆亂王制無復顧憚其原皆自通始

六年

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周亞夫屯細柳文帝至不能入韓信為將高帝兩馳奪其軍疏密不同而成功無異要之亞夫為有制此李廣程不識成敗所由分也

景帝

二年

丞相嘉卒

申屠嘉始欲斬鄧通而詘於孝文終欲誅鼂錯而縱於孝景由其黯於先知緩於制變以致奸佞得以深結於君而宛轉脫罪也使文景因嘉之言而彰示疏斥通錯懲嘉之責而慎於幸用則君有從正之美相有不阿之功而通錯他日亦無殺身之禍矣顧不能也奈何然嘉志雖不伸猶不失為剛毅守節死無可貶後之為卿相大臣不能為嘉所為反有因邪佞以進相與引薦交譽為固寵保位之謀者斯又申屠嘉

之奴隷也

三年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

七國之亂其兆本在孝文之世而事則成於孝景之朝考之當時天道示警災異甚多吳王不朝反迹已具特以文帝寛仁克謹天戒恩禮優洽無釁可乘是以衷惡隱匿蓄至於景帝迫脅於鼂錯之謀而後發

故曰惟德動天又曰人定亦能勝天文帝之謂也自昔奸臣賊子非固有無亦惟上之所以制馭者得其道與否耳

殺御史大夫晁錯錯數勸帝削吳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

晁錯削吳之論忠謀也惜其進謀無慮昌言之於朝景帝聽謀無斷雜議之於衆遂使叛溽先幾首事漢幾不保而錯亦死於無辜古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信矣論史者謂錯謀失在不以漸惟密然後能用夫漸也

七年

立夫人王氏為皇后

夫婦人倫之始況君后所關豈特一夫婦而已景帝始以金氏婦為夫人遂使薄后栗姬太子皆無故廢死不踰年立為皇后自古所無其流至於武帝之世閨門上下多踰禮制矣

中二年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遂納田叔之諫使謁太后曰梁王無恙太后立起餐氣平復

孝文之於淮南孝景之於梁王均為兄弟之親然長以法死武以恩全其所以慰安母后之心非細也孝景即位以來惟此事最善

四年

復置關用傳出入

此變文帝之法以七國反備非常也自是以後法制漸嚴非寬仁之日矣

後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秋大旱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按孝景自七國平後無歲不書變異然未有如此二年之甚者論者謂帝無甚失德特以忌刻少恩故爾

予意人君之失莫大於刑賞不中景帝自即位以來王夫人以奪婦為后而正后以無寵坐廢梁王武以賊殺曲全而太子榮以無罪致死鼂錯以忠謀市斬而袁盎以讒嫉顯榮郅都甯成以殘酷名用而竇嬰申屠以正議疏詘王信降虜以私叛封侯而丞相亞夫以守正獄死天下犯法者皆得從減笞之惠而天子之至親骨肉迺不能終命於恩澤之餘刑賞失中莫此為甚此天所以大動威以彰之不獨因其心事

一二之徵而遂出災異焉此所以不踰年而有大故也

方洲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曹躍淵

欽定四庫全書

方洲集卷二十九

明 張寧 撰

讀史録

武帝

元年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異端邪說自戰國至秦日新月盛卒以亂世高祖初取天下急於用謀不暇自擇其徒多寓術於軍旅文帝清淨儒道未弘其徒多托跡於論諫如酈生侯公袁盎晁錯之流其源固未甚遠至是始發於董仲舒成於衛綰一切罷去邪正判然可謂盛大之舉惜乎得一醇儒不能使其人置諸左右朝夕納誨而出之於外則帝之好儒有名無實卒致一暴十寒而黄老神仙土木甲兵之事迭起迹其所得不足以補其所

夫正學終以湮塞可勝悼哉

董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武帝抑黜百家表章六經建立學校舉用賢良大率

皆仲舒推明正學之力及其兩事驕王皆能以禮義

匡正無所陵蕩可謂真儒矣使其處之切要因武帝

聰明特達之資當嗜好方開之日納約自牖而啟沃

之以善無少間斷則其格君之功豈止如江都膠西

而已哉自昔時君世主嘗患外重内輕本小末大而

於土地儲積兵民無不準酌約量得算乃舉至於得一賢士則或畏其尊嚴忌其匡正往往出之於外漫不省慮不復以古人廸簡為事可謂失輕重本末之等矣豈特仲舒賈誼可歎耶

迎申公為太中大夫對曰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申公力行之言深得體要然迹其所履胥靡於楚戍而復赴召不合於孝戍而復就職竟以罷歸先儒謂

不及穆生遠甚豈其學本於詩是以温柔敦厚而失之愚耶

三年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

武帝好大急功之君然初政清明嗜好未雜自東甌告急田蚡以為不煩往救莊助乃以口給禦人勸帝發兵及舉國内附騷動江淮進惡開端不可復遏馴致窮兵黷武疲獘海内是後凡有所為輒令文士與

大臣相繼難以言制事不復慮善終帝之世輕舉妄動幾亂天下雖帝之資性不醇其實莊助迎合首事之罪也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俊異者寵用之

觀武帝所用文學材智不過詞賦論説能酬應發難而已至於董仲舒乃告之以天人之緼道德之源此魏侯嬰所以遠孟子而卒相張儀也

元光二年

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此巫蠱之所由起也

遣閒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擊之

孝文時匈奴入寇遣兵却擊出塞而還其後又遣周

亞夫屯兵備之月餘而罷故當時海宇晏然民物殷

富武帝元光本無外侮輕信王恢誘致匈奴棄信違

義事出無名禍結兵連天下騷動古云有備無患文

帝以之又云好戰必危武帝以之

四年

殺魏其侯竇嬰

自景帝迫於七國殺晁錯至孝武即位以來未嘗輕戮大臣況竇嬰以賢戚屬有功封侯為相即有實罪亦所當議者今以力救灌夫忤田蚡遂傅致其死帝由此果於用法而大臣書殺者相望於史矣且蚡於王太后異父弟也一廷議輒怒不食獨不思竇太后沒未五年而嬰遽以不辜就戮可謂不善推類矣使

紛須臾毋死則淮南事聞其能免乎

五年

河間王德來朝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天下之事是非二者而已世之為非者固不足論其間為是而實非是迺自以為是而不求者多矣覲求是一語此三代聖賢之學也豈直秦漢間無人及此哉班固稱河間獻王卓爾不羣信矣

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自漢高祖除秦苛政約法三章孝惠時蕭何作律九章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令皆欲寛刑緩罰約民於中至武帝始命湯禹共定律令作見知故縦監臨部主之法急縦出緩深故律令煩酷文書委積而民無所措手足當是時也法制既峻征斂方興向非文景生養蓄積之久足以承其煩重則去秦無尺寸矣

元朔二年

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按文帝時吳王濞稱病不朝賜之几杖所以釋其罪使之自媿非固尊顯之也淮南王安始蓄過望之心繼以彗出之變覬覦結納已非一日一旦無故遽有是賜必且以濞為監曰得微帝側有發吾將者乎不然何以有濞賜也由是惶惑猖狂始謀為反具以至於敗書曰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賞不當功亦且速變況刑不當罪其能無忒哉然均一几杖濞以是緩事安以是速為豈非文帝仁柔可信武帝剛鋭

難測哉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因主父偃之言也是舉也可謂密而能漸過晁錯遠矣未幾淮南王孫建以父不害不得分封而上變告所謂不削自弱之機豈待裂地而後見哉然正義損矣

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夫地分九野民殊五方君國子民所以相協奠定使之各安其生各適其性非有大故不敢動民殷周遷

徙不常其事動以天下非爲一家之私故易以遷國爲益事春秋之世凡書遷則閔之也自秦始皇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戸於咸陽漢祖徙齊楚大族豪傑十二萬戸於關中雖以便利之心乘之亦因天下初定民未寧居順其可爲之勢以爲一勞久逸之資耳自文景至於武帝四方無虞民安田里乃以意外之慮用主父偃之謀輕徙郡國豪傑於茂陵遂使郭解關白於天子伍被籍謀於淮南異時義縱王仲舒之流

皆比附偃意所至以誅兼并銷姦猾為事稍或相涉輒禽獮草薙虎噬鷹擊惟恐不盡一日報殺四百人流血餘數十里郡中至一月無聲帝畧不加問而反以為能意固有在其後遷徙之令再行於元狩之際三行於太始之初積歲連年結意不解原具所以良由激切於郭解之流而益信夫主父偃之謀也獨不知節民以禮和民以樂欲革兼并姦猾之俗豈誅徙之外更無餘法乎

三年

以張湯為廷尉

前既命湯定律令此復命之司律令宜其嚴峻急刻牢不可解是猶令矢人當射非貫革洞傒其力未肯自弛

四年

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自古人君之於臣下雖甚明哲鮮有不樂和娩而厭

剛直親謙慎而疎强毅者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成王周之賢君其望於臣下者已如此况後世乎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茍所遇不同雖居諫爭之官觸忌諱之事猶當寓剛直於和緩之中托强毅於謙慎之表求盡已職無敗君事不失正道而已况他官乎漢武帝誅鋤臣室族殺大臣當時鮮克自保惟衛青以和柔霍去病以不泄致

親貴霍光以謹重金日磾以恭慎受遺托之四人者
雖非古賢臣然濟時之功亦足比數顧其所以能保
其功名始終不失君臣之義者由其得所處耳彼豈
皆素姦佞媚世以要祿固寵為務者哉公孫弘始以
使對不合免歸既蹶而起年已六十自為博士明習
事機洞察時變故其居官任職不為抗言高論力較
是非惟上意嚮所在而將順之汲黯斥其多詐不忠
弘則自以為中病朱買臣難以朔方十策弘則自以

為不能吾丘壽王非挾弓矢之禁弘則詘服而不敢復辯朝會議論常隨人後開陳其端以待上之自擇至其族郭解斥卜式誅主父偃毀罷西南夷諫築朔方郡則又確其不拔非特一於依違取容而已由是帝樂其為人所言多見聽用及老有疾猶賜告予牛酒勉以醫藥卒全侯相榮禄令終可謂大幸矣其後為相者惟石慶醇謹過弘而材不及雖權歸别任而亦克終相位其餘皆死於法無復弘比後之人臣材

德不類言行相違忽和姚為柔佞詬謙慎為委靡小有所得不量淺深無所顧忌而輒以剛直強毅乘之以致速禍債事又自以為直道不容而不悔焉者是又公孫弘之下客耳然齊人多詐弘之故態素行尤君子之所恥言予特著其可道者以取節焉耳

元狩元年

遣博陵侯張騫使西域騫還自月氏言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澤潛行地下其南

則河源出焉

按史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南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騫為未嘗見崑崙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河源於悶磨黎山中髙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西南故蔡氏尚

書禹貢傳兼取二説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耳目聞見之實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為志謂河源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自上瞰之如列星羣流奔輳五七里滙二巨澤自西而東徑歴可半月合赤賓河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行可二十日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即崑崙也自是

凡七八日河水北行轉西過崑崙北一東北流可二十日至禹貢積石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凋分流合派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小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槩謂河源東北流所歴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又南流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九千餘里再考張騫使

西域所至惟太月氏大宛大夏康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歸而進熟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覩崑崙班固非之宜矣元鼎雖亦以使事往吐蕃然履歷有序其言崑崙山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鼎之言爲近然亦未究極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皆置驛使通道絶域如行國中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所詣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根據然後知于闐鹽澤崑崙積石一皆河流所經去源

猶遠譬諸常山之虵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所至昂霄所紀庶㡬見其全體矣雖然中夏内事有干人紀者君子所當知中夏外事無預於人者君子所當畧故禹貢止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其下經過播逆入海之處則備及之意葢有在矣後世振決蕩析河流在中國者代無善捍之策而反遠求其源於荒絶之外欲何為邪姑併録之以具觀考

二年

丞相弘卒

初董仲舒以弘為從諛汲黯以弘為飾詐弘陰銜之而陽與善其後欲殺仲舒則以為膠西相欲殺汲黯則以為右内史自古奸臣欲害忠良而惡其迹必任之以難事處之以危地名曰簡賢治劇實欲中之以法而幸其自敗也人主非明何自而覺其奸邪夫舉賢薦能宰相第一事反是則首惡矣弘得以卒書何幸哉

三年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作昆明池

昆明與漢本無關涉徒以阻隔夷道不為通使而已借使有罪當伐命將進師深入絶域亦非朝廷所能專制而乃穿五十里之池象之以習水戰徒役貲費倍於軍興是遠人未服而近者先斃外功未集而内庶已勞非王者設武衛民之意比魯之浚洙尤為無益綱目書作池於減卒之下所以見帝開邊起我釁

息復熾其志念煩多事幾變作所謂得已而不已者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是時上方事西南夷求馬之舉將兆豈天心仁愛閔下故出馬以塞其欲而警動之邪抑果暴厲長之所為邪帝方且自詑神異播之樂歌謬矣

四年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式以財富入官及為御史大夫乃諫論鹽鐵船算欲

烹桑弘羊先儒謂其官既尊始正言以要名此固拔
本塞源之論予嘗反覆本傳考其語事知式之始終
本以芻牧起家無他財智平生能致力取義盡心所
事質直自信幾於忘已其為人樂予而不樂取故其
晚見於言者若與行相背云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將軍李廣失道自殺

夫將不可以遥制兵不可以預籌初帝戒衛青以廣
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及廣請居前鋒青以上旨不從

從之東行道回遠致以後期自刎其後孫陵從貳師將軍出戰請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强弩都尉路博德將兵迎陵帝亦自悔預詔得令老將生奸計致以無救而敗此正坐遙制預籌之失不可直以廣為命奇陵為輕敵而然也按文帝十四年匈奴入寇朝那蕭關遣兵擊却而還因輦過郎署聞馮唐論頗牧之賢遂赦魏尚復為守時李廣適以良家子從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帝歎曰惜廣

不逢時令當高祖時萬户侯豈足道哉觀唐論魏尚之才不過散財得士亦無甚過於廣夫廣材既與頗牧魏尚相當又為文帝素所稱惜方拊髀持節之事何不及時遂大用廣而使之旅進退以老漢書謂廣報怨殺降因不能封侯此廣平生事也文帝時方年少昌嘗有之人常言貴耳賤目忽近求遠豈廣時名未著帝特知其善射而不知其將畧耶抑帝本以恭仁為治一嘗耀武而不復加省耶不然則人之常言

果若是矣

以義縱為右內史

先是公孫弘欲殺汲黯奏為右內史黯直以寬簡為治及渾邪王來降帝以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又欲殺市賈五百餘人皆以黯諫强免由是忤帝致免官乃以縱代之縱本殘狠小人目激黯事洞察帝之意向所在安得不迎合附和而益逞其兇虐也然黯卒能自全縱不旋踵見殺惠廸吉從逆凶此固天道也

五年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載而卒

初黯以閭越不足救失火不足憂而迺矯制發粟以賑貧窮罵張湯為刀筆吏斥公孫弘為面諛飾詐揖大將軍衛青而不拜皆合大體至如面對武帝内多慾而外施仁義此言尤為切中其後渾邪天馬之諫勞求輒殺之論動輒戇直盡情方是時帝好文學志意甚侈左右前後皆務取容順旨而黯獨披逆犯顔

上觸人主下忤權臣衆怒羣排幾何其不見遺於疎遠也顧黯所以得全者徒以行修潔獨立多病簡事不欺而無所指名又得嚴助之語淮南之謀開達帝意不然黯死無日矣豈能至淮陽而卒哉後之人無黯之行而欲學黯之言吾見其朝出言而暮受戮斷乎其不可也

元鼎四年

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

興滅繼絶王者之盛事況周之至德尤不可以不祀

自赧王入秦之後至是幾百年而武帝封嘉子南君

以奉周後不意兵車肆出之日乃有此舉也綱目特

書以美之宜哉

以方士公孫卿為郎卿曰黄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

迎黄帝上騎龍與後宫羣臣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

曰嗟乎吾誠得如黄帝視去妻子如㪚屣耳

夫龍非常御之物天乃積氣而然禹濟江有龍負舟

雖曰無懼猶仰天而歎使有龍垂鬍則從者皆將失措焉得從容擾習後宮從官七十餘人若有素約安然乘之而上是天果有門戶可以啓閉宮室可以棲止者矣是豈理哉按武帝東巡至橋山祀黄帝冢曰吾聞黄帝仙去乃有冢耶或欲附合帝意以實卿言對曰羣臣葬其衣冠後世仙書因踵二説而文致其事至今以為仙去是猶淮南王安本以謀反自殺術家猶稱其舉家上升者如合一轍武帝溺於異端不

能以道接言考求事實徒悅其虛文遂有歎慕向信之意其他如文成少翁欒大之流皆空言自大相繼敗誅惟卿援據古今巧合機軸至於後世猶祖述其說未破因考論之

元封元年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既封泰山夜若有光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二年春公孫卿言見神人若云欲見天子

覩四若字所以見武帝蠱於徼求瞀於視聽而羣小之譸張誑誕皆得自達於帝帝雖知其妄猶冀僥倖一得甘受其欺不復省察因疑似之詞所以著必無之事此晦菴之深意也

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報德星至二年冬十月遂祀泰一拜德星

按東井八星居參鬼之間天之南門黄道所經主水

衡法令所取平王者用法平則明而端列彗孛犯之其野兵起三台六星居太微紫微二垣之間謂之泰階色變動搖疏促不類則爲兵象管子曰君不攺政孛將出矣彗何憂焉此見孛之禍甚於彗也今有星孛於東井後十餘日又孛於三台變異之象亦既甚矣望氣者不因以致警惧於君迺言獨見填星如瓜有司遂諂以爲天報德星夫填星者土緯也其行度甚緩當鎭定不變四夷失守填星乃動天官書曰天

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又謂赤青二方氣相連
三星合如半月是謂德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今迺謂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即使非孛星實
為土緯出而復入形見不類亦是變常不知其形色
占驗一何相似而遂指為德星也古者上天示變君
臣上下相與憂懼警察以答天心況元封前後征伐
聚斂土木禱祠更作迭起民怨天怒雖真有德星將
亦不足以為佳瑞而況指妖為祥假無作有乃安受

樂處以承天休雖自昔大無道之世亦未必爾也是後匈奴數寇邊壞城障關中旱蝗災變大將軍衛青丞相慶卒趙破奴李陵等敗没丞相市棄族誅者相望適應東井三台分位之變綱目前兩書星孛繼書拜德星所以明著當時好諛獻諂之失以為萬世君臣之戒也

二年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武帝獲一獸而以之紀元得一馬而以之作樂産一芝而因之肆赦生一子而用之名門至於夏霜冬雷血風麄雨水火蝗螟石隕地震之異則皆置之不問而反謂旱為天乾封指孛為德星見此其心果何所處也夫休咎之徵妖祥之應以天為無意邪則妖咎既不足懼而休祥亦不必矜以天為有意邪則休祥既以為福而妖咎必將致禍福也則思恭謹謙抑以承之禍也則思恐懼修省以回之如此而後謂之敬

天敬天而後可以治民也焉有怙福玩禍假妖為祥幾於侮慢嬌誣矣施諸民事豈有不悖者乎大抵天命不常而君德能常人心不一而君德能一君苟賢也堯水湯旱無損於治苟不賢也魯麟漢鳳無益於亂以武帝為君而所為若此其甚災變若此其多乃因一二小可之物遂以為得天純祐而後耀之譬猶子不能敬事其父至於積怨不省偶因莞爾失笑而遂可以為恃乎此武帝之末所以卒致巫蠱之變以

及其嗣世也

三年

朝鮮人殺王右渠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分注載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敎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八條禁

予嘗奉使至朝鮮見其國俗上下有章公私有等地多嘉穀卉布人習詩書重犯法為盜覺罰戴折笠子孫世不許變有仕者方聽變兄弟各有婦輒出入不

同戶女婦至則頂帷帽謹自蔽重臣出入乘小車食邑戶飲食多用籩豆士業文武為上王與予語稱名其下應答稱陪臣世子見侍立甚習王有事至使館每休便室伺候方入語則稱天使大人送迎拜起曲盡禮意供帳服用儀物兼具一日三問安自始至畢事無所怠弛其品式制度盡下朝廷示不敢僭官庶通用正朔歷舊碑刻題識皆遵中國年號地分八道州縣各有孔子廟配從如漢儀不作塑像通用木主

平壤城爲西京有箕子廟在文廟之左木主題曰朝鮮始祖箕子予始至將謁廟禮曹正郎入請禮節予語以弟子見師之儀明日王喜謝曰前陳公嘉猷至廟見始祖字不拜而出是以謹請乃獨不意如此及語及使事予詰責不少假借輒引咎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民小邦不過爲朝廷守土地人民耳豈敢過爲也每宴待必自起主進終日百拜無惰容予所將陪從亦自執巵酒爲序次於别室

予命跪拜亦答禮相當予勸止輒應曰此輩雖微亦王人也其敢不謹其慎節尚文多此類自漢至今雖國數易主習俗漸薄然其本性仁柔異於他方仁賢之化猶有不泯者信乎如固之所言是以本朝撫有萬國每朝會燕饗特奏宣朝鮮王表而宴其使一人於殿上優於諸國遠甚

五年

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使絶國者

人才與世運相周旋隨風化為高下惟聖賢明良相遇道合義從無施不可其餘創業之君當天下方亂之際一以攻取為心是以羣策竝用百藝俱施用人不能不雜而賢者常十一守成之主當天下既治之餘一以乂安為事是以取於素養進於已試用人不得不精而賢者常十九然自亂入治其人猶縱故創業之臣多不保終由其雜於始也以治防亂則人習慎故守成之臣多能全節由其精於初也漢自高帝

之初至於孝武幾於百年天下已定治理相仍所謂
竝用俱施之材既盡而素養已試之賢宜日見矣使
武帝因是時益廣學校重選舉辨官材嚴陟黜九德
咸事百度惟貞則明良之治將可復致得賢豈止什
九而已哉顧乃當守成之時反行創業之事窮兵黷
武征伐四夷疲弊中原以規遠利加以嗜慾所向類
非一途遂使詼諧放浪欺詐諂諛酷暴聚斂狹邪亡
命人奴降虜市賈收豎開邊起戎之士神仙方技之

流充斥內外混濫官聯病國妨民無所不至其弊豈止雜而不精也哉其閒雖有一二賢正英特之人偏全不侔用舍亦異得不酬失衆楚一齊亦末如之何也已及乎舉任不當督責驟行向之所以汎求濫取者適足以償其横誅暴殺之怒而保終者無幾此汲黯所以有賢才將盡誰與共治之諫也及元封以來老死摧殘適符黯語猶不覺悟乃復下詔以求泛駕跅弛之材家國空虛失道寡助屹如敗軍覆國之秋

猶復以使絶國者為説不及秦誓遠矣自是用人不復甄别一切安於苟簡私李廣利為列侯而降匈奴强公孫賀劉屈氂為丞相而滅族棄市因告密用江充而起巫蠱之禍以感夢用田千秋而為具位之臣他如馬何羅之伏誅上官桀之謀反皆擊蒙自寇兵戰餘凶見於晚節用人如此良由武帝不能順守成業而欲逆行攻取之術也

太初元年

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黄數用五定官名協音
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
改正朔定制度賈誼常言之文帝而未能用至是武
帝始因公孫卿司馬遷之議而遂成之夫歷朔制度
王政之大端所以統四海而一萬民協天人而制華
夏美風俗而成教化無一不由兹始文帝恭靖玄默
謙讓未遑武帝剛果有為勇於振舉一作一輟蓋亦
各因其質非迪知其緩急之宜也然文帝之治無愧

於孝武武帝之治有歉於孝文此見王者之道雖有良法美政必本諸身而後可以濟於人故有德而未洽於法政者矣未有無德而能善於法政者也

天漢二年

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云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昭帝時蘇武還自匈奴陵與武曰使漢且貰陵罪全

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遷之擬陵亦既驗矣惜乎始對之時不能無失夫首罪不可以情原盛怒不可以驟解凡排難解紛欲出人之罪必先有以究其罪欲釋人之怒必先有以助其怒子有不孝形迹已彰父既聲且訶矣所親能表暴其子之所當罪而明達其父之所當怒則為父者必將樂聽其言而少緩於聲訶焉反是未有不速罪於其子而移怒於言者矣孔子曰吾

從風諫使遷當名問之時既能出此則衆論同歸帝意自定然後從容委曲俟其可言而先及於得當報漢之心次及於奮不顧身之義申之以摧敗亦足暴白之說則帝方將悔其預詔又復幸其後圖吾意勞軍之賜迎陵之舉不待久之而後見也豈復移怒於遷哉惟其不量淺深不度機勢乘其不平之氣逞以宿搆之詞稱譽陵能非毀衆議其言幾於顛倒是非甚乎激烈叱咤即使他人聞之猶不能忍況帝盛怒

之下安得不以為誣罔游說哉此汲黯之所以敢於面折武帝而不敢必是竇嬰為無罪也惜遷以高才絶學顧以言事得罪寘於幽刑此固天下後世所共咨嗟而悼悵之者觀其答任安書詞氣激昂悲憤欲哭平生豈亦為材累者耶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武帝能致功絶漠而不能使東方之盜賊不起能通道四夷而不能禁中州之道路不通能徙豪傑以銷

奸猾而不能制愚氓之攻城弄兵黨阻於山澤之下凡其所以不能者實由其所能者以致之也

三年

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傳曰生財有大道生衆食寡為疾用舒則財恒足文帝優農養民當時上下殷富財物不可勝用武帝窮兵黷武糴侈矜奢土木禱祠百為竝見丁壯盡於鋒鏑財賄委若丘山耕耨廢時徵斂無藝生財之要舉

失其宜及資費不給於是作為一切之法以困括民財苟取曲求錙銖不爽至是又併死罪亦得入贖自古好利之君未有甚於武帝者也然取之而用益乏禁之而民不懼風之而民不應良由餅罍之澀不足以濡久旱之地聚斂之令不足以制積困之民天下之民外死於兵內刼於法雖有富者曉然知罄已之有不足以厭上之求而各自惜其家故也傳有之曰財聚則民散又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當是時也使

楊可之告常行輪臺之役未悔帝窮處之愧將成慍怒慍怒之積酷為刑殺刑殺不已迫為流亡叛亂則漢之所憂不在東方盜賊而在桑弘羊實肆之中矣

太始二年

穿白渠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是役與元光中鄭當時奏穿渭渠同事比作昆明池遠甚此皆武帝紀中之特書也

三年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初充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此充殺戾太子之權輿也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沒入車馬願入錢贖凡數千萬此充中帝意之根柢也

征和二年

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夫宰相之職百責所萃家國天下無一不係於身賀

內不能嚴禮教而使子敬聲驕奢犯法外不能弭姦

慝而使朱安世肆俠於京及敬聲有罪乃請自捕以

贖之此下職事所恥為而謂宰相為之可乎卒之稔

禍滅宗巫蠱事起匹夫造厲流毒王家此公孫弘之

所以必殺郭解也

諸邑陽石公主及長侯衛伉皆坐巫蠱死皇太子據殺

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

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淫祀無福巫風喪邦古人具有明戒漢初承秦之弊
歷置巫覡名數不可殫述及新垣平伏誅文帝怠於
鬼神之事景帝祠祀如故無有所興自武帝傾信宛
若求神君舍之上林䗥氏館李少君又以祠竈却老
方見上帝復尊信之未幾皇后陳氏遂以祠祭厭勝
而廢自是數十年間方士充斥京師巫覡交錯宮禁
祠禱遍滿天下變幻惑衆無所不為女巫又於宮中
教美人度厄埋木人致祭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人神

雜擾妖妄薫蒸帝又年老多疾戒於陳后之事恍惚驚惶見諸夢寐咎徵之來斷已著矣遂使挾邪得以授誣賊臣因之鼓亂后主太子皆迫於危亡馴致反叛由帝不能居正瀆於鬼神也先正大儒皆以帝不善教其子以此致變此當正其本而不暇論其末者也愚按太子温厚敦重得謗自修聞疾涕泣又能數諫征伐初欲歸謝甘泉而阻於石德之危策既不束身詣上而陷於使者之妄言雖由禮義不明是以動

作無法然不可謂甚不賢者使帝素不信用方士神巫則內外懸絶宮禁肅清巫蠱不興厲階曷自雖百江充何以得入內中陵轢后妃鋤掘禁容而嫁禍於太子以激成不救之罪哉嗟夫以武帝之雄才大畧用事一不當至不能保妻子人君可不謹其所嗜好歟

三年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故有是命

初太子奔亡帝盛怒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天子亦既開悟及案驗事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千秋始有此奏合而觀之則三老先而千秋後三老難而千秋易三老出於迫切而千秋發於思成三老之言該洽人情而千秋之言特明於法使帝蚤從三老之言則太子尚在而歸來望思之臺可無作也今乃棄忽初聞尊用末語幾乎曲突徙薪之報者何哉葢武帝平生好奇尚異惑乎鬼神因

千秋有夢見白頭翁之言適投其心本帝遂誠信以爲高廟神靈使公敎我因曰公當遂爲吾輔佐此所謂以毒攻毒用酒解醒宜其投杓而輒效也

四年

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人物之始終皆由於氣然氣之所在理必寓焉是故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聚而能固則致壽不能固而速耗之則夭他如顔子之短命盜蹠之多年是又得氣之偏遇理之變不可以常論者大抵人壽五十為下八十為中九十為上百年為期頤而人常得其中下此又固之者不如耗之者之多也軒農以前不足據考堯舜禹湯文武皆踰上壽雖曰聖人大德致然宜亦得氣之厚其餘惟史記稱老子百六十歲或言二百歲葢疑詞耳異書乃言彭祖八百歲借使有之亦

為氣之變異非修為可致然亦未嘗謂其終不死也若夫陳寶神君之事幽明反常初不見於有道之世直當謂之妖怪矣尚可以理論哉至如辟穀不死解化飛昇神仙所居蓬萊方丈之屬此皆燕齊迂怪之故俗眩於海氣變現相與傳列偽妄而欺蔽時君者也又其下如祠竈致物丹砂化為黃金是持俳優戲幻末技與玉杯牛書髑髏之事同一關棙有智之士當一笑而斥去之者可與天地間之正事同論哉彼

之言辟穀不死以張良為質言解化飛昇引黄帝為証張良當高帝時欲保全而退自托於方外其後因吕后之勸復食而死黄帝死葬橋山升龍之事不見於經實公孫卿之妄言也使有藥可以不死則神仙初亦人耳何不自全其父母妻子相與長生久視乃使之淪喪而獨子然以存反欲下濟隔世之士使有術可以飛昇則古今四海青天白日何獨不見一人乘風御氣飄颻猶與而過於稠人廣地之上者自

齊宣燕昭以及秦始皇帝皆常求之至於開心腹以為信屈萬乘以為尊極品位以為貴傾府藏以為資竭土木以為奉候動天下以為風聲歷數十年以冀其一得未有甚於孝武者也而竟無驗何哉至其末年卒以是馴致巫蠱之禍帝方厭悔而田千秋適以此諫遂斥為妖妄之人自悟少病之理不吝於改過不難於自責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其資過人遠矣惜乎止從罷遣不能明布其罔禁絶其源如文

成五利勇之公孫卿皆當處以誣罔亂正之法死者正名生者定罪流散分背以昭示天下可也時不能然遂使孝宣復蹈故跡其流至今變為修煉採運巫覡遺患於後世者盖衆可勝歎哉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此特幸武帝之能悔過而非善其能用人也武帝末命之臣文止於田千秋武止於金日磾然二人之始進一以言合一以貌取皆出於偶遇而非迪簡其後

皆能不負任使可謂難矣然終不可為用人之法如可為用人之法則武帝宜無失矣何以有江充之變哉

後元元年

殺鉤弋夫人趙氏

武帝此舉殘忍不經殊非正家裕後之義平生誅罰肆行畢事於此始也以堯母命之終也以疑防殺之何其予奪之不相當也先儒謂此舉為有斷夫所貴

乎斷者以其能取義也不能取義而謂之有斷過矣

二年

帝如五柞宫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夫託孤受命人君所以正始終而昭統系其事甚重雖文景不能行而武帝行之此其平生天資卓異過人遠矣惜其受遺之臣猶有所未盡焉昔周成王癸

顧命悉名六卿百尹御事此周室賢材衆多小大之臣皆足與議於道漢自蕭何而下惟曹參庶幾文武故高帝臨終語呂后曰蕭何死曹參可以代之至於王陵則欲以智助於周勃則惜其少文於陳平則難其獨任由是彼此相資果足以成他日之務而無偏重之失也今武帝末命雖不能如成王之盡名羣臣猶當效高帝之參定後事顧乃舉天下之重寄而一委諸軍旅之臣雖丞相九卿不得而預此何見也夫

以高帝之素不喜儒而其末如彼武帝之獨用儒術而其後如此始終用舍殆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文儒凋落名臣欲盡而千秋輩不足托與抑帝在位日久厭文士不根欲取夫資質謹重者與若然則所見者固不如高帝而將相偏重之弊形矣未幾日磾蚤卒上官桀反誅惟霍光能擁昭立宣庶幾社稷之臣竟以不學無術而成身後之禍向無雋不疑田延年之文則成安遂之事昌邑王之謀光亦惶惑無據禍敗

及身而武帝為無託矣孰謂文武材德可以不竝用哉

方洲集卷二十九